

歌窈窕百里认妻 第二十六回 获陈宝穆公证梦

说话秦穆公求贤若渴，从牛馆中求得“五羊皮大夫”百里奚，要封他为上卿，一展雄图伟业。怎奈百里奚推辞道：“臣的才能，比起臣友蹇叔，相差十万八千里，您要成就霸业，非蹇叔辅佐不可。”

穆公奇道：“先生之才，寡人眼见为实，却没听说蹇叔之贤。”

百里奚答道：“蹇叔读书万卷，才高八斗，却深居简出，藏而不露，不只您没听说，就是齐、宋之人，也不曾知道。”于是百里奚将结识蹇叔的经过叙说一遍。

穆公听后，忙问：“蹇叔现在何处？”百里奚答道：“隐居在宋国鸣鹿村，主公应该赶快将蹇叔召来。”

穆公让公子繁扮作商人，携带重金前往宋国去聘请蹇叔。百里奚修书一封，让公子繁捎去。公子繁不敢耽搁，连忙回府收拾行囊，带上仆从，驾起两驾牛车，直奔宋国而来。

公子繁驾车来到宋国，一路随处打听，辗转数日，来到一处村落，牧童指道：“那便是鸣鹿村。”公子繁驾车前往，将到村口，见一群农夫坐在田埂上休息，只听他们唱道：

山之高兮无撑，途之泞兮无烛。

相将陇上兮，泉甘而土沃。

勤吾四体兮，分吾五谷。

三时不害兮饔飧足，乐此天命兮无荣辱！

歌声盈耳，其乐融融。公子繁坐在车中，听那歌声，有绝

俗之韵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村中有君子，民风也大不相同，如今到了蹇叔之乡，农夫不失高洁之风，可见蹇叔贤哲啊！”

公子絜下了车，向农夫打听道：“请问蹇叔住在哪里？”

一位农夫问道：“您找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
公子絜答道：“蹇叔的朋友百里奚有封信，托我转交给他。”

农夫指道：“你到了竹林深处，便会见到左边是清泉，右边是怪石，中间有一小小茅屋，那便是他的住处。”

公子絜拱手称谢，上了牛车，又走了将近半里，来到农夫所指的地方。公子絜举目望去，风景果然幽雅，顿感仙风沐浴，有荣辱皆忘之感。

有诗为证：

翠竹林中景最幽，人生此乐更何求？

数方白石堆云起，一道清泉接涧流；

得趣猿猴堪共乐，忘机麋鹿可同游。

红尘一任漫天去，高卧先生百不忧。

公子絜叹赏不已。他将牛车停在草屋较远处，生怕玷污了主人圣洁之地，公子絜来到茅屋前，轻叩柴门，有一小童开门问道：“贵客从何而来？”

公子絜见小童子彬彬有礼，甚为惊叹，答道：“我是来拜访蹇先生的。”

童子答道：“先生不在家呀。”

公子絜问道：“先生去哪里了？”

童子道：“同邻居一道去观赏清泉去了。您稍等片刻便会回来。”

公子絜见小童子请他进屋，不敢随便进去，便坐在石上等候蹇叔。小童子只好将柴门半掩，走进屋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公子絜见从西面山径中走来一人，到了近前，

乃是一位大汉，浓眉环眼，方脸长身，背着两只鹿蹄。公子紫见大汉容貌不凡，忙起身相迎，那大汉将鹿蹄放在地上，与公子紫答礼，公子紫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大汉答道：“在下姓蹇，名丙，字白乙。”

公子紫心说，差点没当成蹇叔，还是嘴勤点儿好，便问道：“蹇叔是您什么人？”

蹇白乙答道：“是我的父亲。”

公子紫施礼道：“久仰久仰！”

蹇白乙问道：“请问您贵姓，到此有何贵干？”

公子紫答道：“令尊的朋友百里奚，在秦侯身边做事，他有封书信托我转交给令尊。”

蹇白乙忙道：“先生请到寒舍稍坐，我父亲马上就回来了。”说着，推开柴门，请公子紫先进。

二人走进草屋，童子灶下收拾鹿蹄。蹇白乙施礼让座，二人分宾主坐下，谈论些农桑之事，又扯到武艺，蹇白乙很是在行，将用兵作战之法说得头头是道。

公子紫暗暗称奇，心说：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百里奚果然是有眼光。”等到开水煮好，小童献上茶来。蹇白乙让童子到门口等候家父。过了一会，小童报道：“先生回来了！”

却说蹇叔同邻居两位老人，见门前不远处停着两辆牛车，不象是一般人坐的，惊道：“我们村中怎会有这种车呢？”蹇白乙先到了门外，说明原委，蹇叔同两位老人走进草屋，相互介绍之后，揖让坐下。

蹇叔问道：“刚才小儿说我的结拜兄弟有书信捎来，请拿给我看看。”

公子紫忙将百里奚写的信献上。蹇叔打开信封一看，只见信中写到：

……弟几经周折磨难，险遭不测。幸亏秦侯礼贤下士，将弟从困境中赎回，委以秦政。弟自愧才智不如恩兄，不敢受命。秦侯敬慕兄之大才，特派大夫公子紫前往奉迎。弟盼恩兄欣然出山，以酬生平之志。如恩兄留恋山林，弟当弃秦爵禄归隐于鸣鹿之乡。……

蹇叔读罢来信，向公子紫问道：“百里奚是如何被秦侯起用的？”

公子紫于是将百里奚如何变成陪嫁之人，如何逃到楚国，以及秦侯用5羊皮赎回，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现在秦侯要拜他为上卿，百里奚自称不如您，一定要请您前去。秦侯派下臣带来微薄礼物，敬请笑纳。”说完，便命手下从车厢中取出金帛等礼物，排列在草屋中。邻居那两位老农，哪曾见过如此排场，两人面面相觑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慌忙对公子紫说道：“我俩不知贵客光临，有失回避，就此告辞。”

公子紫连忙站起来说道：“二位不必多礼，秦侯久仰蹇先生之贤，如枯苗望雨。还望二位老前辈相劝一声，晚辈必将重谢。”

那两位老者对蹇叔说道：“既然秦侯如此重贤爱才，盛情难却，蹇叔前往就是了。”

蹇叔道：“如果秦侯能够虚心纳贤，有一百里奚就足够了，老夫僻居乡野，出仕之念久绝，不得相从。所赐礼物，还请收回。求大夫替老夫向秦侯致谢。”

公子紫说道：“如果先生不去，百里奚也一定不肯留任。”

蹇叔沉吟半晌，叹道：“百里奚怀才不遇，飘泊一生；如今幸遇明主，我不得不成全他的志向。老夫权且前往，不久之后还要回到这里耕种。”

这时童子进来报道：“鹿蹄已经煮熟了。”蹇叔让童子将床头陈酿取出来，请公子紫上座，邻居两位老者相陪。大家围做

一团，将大杯斟上，宾主劝酒，开怀畅饮，不觉天色已晚。蹇叔于是挽留公子紫住下。

第二天早上，邻居两位老者携酒前来饯行，公子紫夸赞蹇白乙之才，有心带他前行。一问蹇叔，蹇叔果然答应。临行，蹇叔将秦侯所赠金帛分赠给邻居两位老者，并托咐二老者照看家园，道：“此去不久，我便会回来相聚。”蹇叔又叮嘱家人：“勤力耕作，不要使田园荒芜。”

蹇叔上了车，与二老珍重而别，蹇白乙在前驾车，公子紫则上另一辆车，与蹇叔并驾而行。

蹇叔一行夜宿晓驰，这天到了秦都郊外。

公子紫先入朝向穆公禀报：“蹇先生已到郊外。他的儿子蹇白乙，也有非凡之才，臣将他一起带来。”穆公兴奋不已，忙派百里奚前往郊区迎接。

却说蹇叔到了朝堂，穆公亲自下阶相迎，赐蹇叔入座。

穆公道：“百里奚多次谈到先生贤能，寡人有劳先生屈至秦邦，还望先生多加赐教。”

蹇叔奏道：“秦国虽说地处偏僻，位于西部，与戎、狄为邻，但地势险要，兵力强盛。进，足以战；退，足以守。之所以不能称雄于中原，是因为未能树立威德。没有威，谁能畏惧；没有德，谁来追怀？不畏不怀，怎能成就霸业？”

穆公心中不禁一颤，忙问：“威和德，谁轻谁重？”

蹇叔答道：“德，为治国之本；威，用来作为辅助。德而不威，国家必会遭到异邦侵袭；威而不德，国内必将造成大乱。”

穆公又问：“怎样才能树德立威呢？”

蹇叔道：“秦国之内戎、狄风俗盛行，百姓缺少礼教，贵贱不分，等威不辨，作为一国之主，应该先行教化，之后再立刑罚。礼教倡行，百姓便会懂得尊敬其主，然后广施恩德，让他

们知道感怀，设立刑罚让他们知道畏惧。上下之间，便如手足头目相互依存，不可分离。齐管仲善用此法，以此号令天下，所向无敌。”

穆公问道：“照先生所说的去做，便可以称霸天下了吧？”

“还不行，要想称霸天下，必须做到三件事。”

“哪三件事？”

“不贪、不忿、不急。”蹇叔解释道：“贪婪，则会因小失大；忿怒，则会不顾均衡；急躁，则会有失轻重缓急。如果您能审察大小去处理问题，不用贪；权衡利弊去采用对策，不用忿；斟酌缓急去加以部署，不用急。这样便可成就霸业了。”

穆公赞道：“先生之言真乃金玉良言，使寡人茅塞顿开。请问先生，当务之急是什么？”

蹇叔谏道：“秦国地处西戎，此乃上天赐福。如今齐侯年已衰老，如果您能抚慰黎民百姓，借此征服戎、狄；然后聚集兵力，再广施德义于中原诸侯。等待齐国衰弱，到那时，是否想称霸，就在于您了。”

穆公不禁抚掌大悦，道：“寡人得此二老，真可谓出类拔萃啊！”于是封蹇叔为右庶长，百里奚为左庶长，都位居上卿，称为“二相”。

穆公又拜蹇白乙为大夫。自从二相辅政，立法教民，兴利除害，举国大治，繁荣富强。

有诗为证：

子紫荐奚奚荐叔，转相汲引布秦庭。

但能好士如秦穆，人杰何须问地灵！

穆公见贤能之士多出於异国他邦，于是下令四处访求。公子紫听说秦人西乞术贤能，便举荐给秦穆公。穆公也将他召来，拜西乞术为大夫。百里奚早就听说晋人繇余满腹经纶，才华横

溢，便向公孙枝询问，公孙枝叹道：“繇余在晋国怀才不遇，已经到西戎做官去了。”百里奚惋惜不已。

却说百里奚的妻子杜氏，自从丈夫出外远游，身下拉扯孩子，无以为生，仅靠替人纺织补洗，勉强度日。谁曾想“屋漏偏逢连天雨”，这年天气大旱，禾苗不生，颗粒无收，家家等米下锅。杜氏眼瞅着孩子面黄饥瘦，皮包骨似的，怎不心疼，便带着孩子出外乞讨，可是家家有难唱的曲，要想讨得一点干粮，真比登天还难。杜氏一狠心，索性连家也不要了，离乡背井，一路辗转流离，四海为家，不知到过多少国家，最终在秦国落脚。

杜氏一面乞讨，一面招揽活计，有人见杜氏可怜，便求得一大户人家，让她浆洗衣服。她儿子偏偏不争气，整天不是打猎，便是与人比武，不思赚钱营生，却是练得一身武艺。杜氏见儿子孟明“不务正业”，整天愁叹不已。

杜氏虽说上了年纪，但极为要强，将衣服洗得里外一新，府中人无不欢喜。却说这天，杜氏将浆洗衣物晾干叠好，要送到府中。行至府门前，见一车驾驰来，停靠在阶下，从车上下来一位官员，走进府中。杜氏瞧那官员，不禁一怔，瞧那面庞身形，极似郎君百里奚，但多年未见，不敢相认。杜氏寻思：“天下之物，相似者极多，若说天下之人，要找出长相一样的，却极难，除非是双胞胎，再说百里奚是独生子呀！”

杜氏心神恍惚，回到家中，将所见之事说给儿子。儿子孟明不以为然，说道：“怕是您老花了眼吧。”杜氏暗自嘀咕，推算百里奚离家之日，距今已有30多年了，也许自己念夫心切，不曾看得仔细，错将他人当成百里奚了。

又一天，杜氏送衣上府，恰逢那位官员坐在庭院中，乐队在庭下弹奏，老官员微合双目，凝神静听。杜氏越看那官员，越觉得象百里奚，便找到府中总管，杜氏问道：“老妾很喜欢听音

乐，总管可否将老妾带到院中，听上一曲？”

府内总管是位笑容可掬的老头，平日见杜氏辛苦不堪，内心怜惜不已，如今见杜氏提出这小小请求，怎会不满口应承，便将杜氏带到乐队旁，对乐师说了。乐师与杜氏闲唠，问杜氏会不会弹琴。杜氏答道：“早年不但会弹琴，也能歌唱，如今久不弹唱，恐怕已经生疏了。”

乐师见杜氏虽已年迈，但观其容貌，虽说是饱经风霜，却极为端庄慈祥，不象粗朴之妇，早年必是大家闺秀出身，便将琴递给杜氏。杜氏谦让再三，接琴在手，乐师命乐队停奏。杜氏定好弦音，琴声渐起，凄怆幽怨，令人愁肠百转。

乐师倾耳静听，自愧不如，一曲终了，听者皆潸然下泪。乐师见杜氏琴艺超凡，便请她歌唱一曲，杜氏谦道：“老妾自从流离在外，还未曾唱过，请多包涵。”杜氏低眉抚袖唱道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忆别时，烹伏雌，舂黄粟，炊麋芻。
今日富贵忘我为？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父梁肉，子啼饥，夫文绣，妻澣衣。
嗟乎！富贵忘我为？

百里奚，五羊皮！昔之日，君行而我啼，今之日，君坐而我离。嗟乎！富贵忘我为？

百里奚刚才听那琴声，已是泪水模糊，似有天涯沦落之感，又听到这歌声，惊得百里奚嘴巴张得老大，忙走上前去辨认，两人对视良久，不约而同，一齐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再看那泪水，仿佛断了线的珍珠，真可谓掷地有声。

老夫老妻总算将这大半生的辛酸哭尽了，百里奚猛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儿子呢？”杜氏答道：“在村中比武呢。”

百里奚长舒了一口气，忙派人叫来。这天，夫妻父子相聚一堂，重叙天伦之乐。

穆公听说此事，心中感慨自不必说，赐给百里奚金帛一车，粟米千钟。百里奚带上儿子孟明往朝中谢恩。穆公听说孟明武艺高强，便拜他为大夫。孟明与西乞术、蹇白乙同为将军，被秦人称为“三帅”，主管军事。

却说西戎首领赤斑，见秦国日益强盛，内心惶恐不安，便召来大臣繇余，命道：“如此短暂时间，秦国民富国强，不知秦侯有何法术。你不妨前去拜谒，不要使我国落于强国之后。”

繇余领命前往秦国，参拜秦穆公，穆公领着繇余参观园林，登临三休台，穆公见邻邦前来访问，禁不住“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，大赞宫室园林之美；哪曾想繇余岂是等闲之辈，向穆公问道：“君侯建营这些是为了驱使鬼神呢？还是驱使百姓？如果是驱使鬼神，不过是徒劳心机；要是驱使百姓，岂不是劳民伤财？”

穆公听了他的话，感到非常尖锐，便问道：“你们西戎，不讲礼乐法度，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呢？”

繇余禁不住笑道：“正是因为礼乐法度，才导致中原大乱！上圣创立文法，来约束百姓，仅仅是小有成效而已。之后各代君主借礼乐之名，来粉饰太平，借法度之威，来责罚民众，人民怨忿，频频造反。西戎却不是这样，戎主用纯朴之德来净化臣民，臣民则用忠信来敬奉戎主。上下一体，绝无文法礼度相互欺瞒，您似乎看不到治理国家，却达到了太平盛世。”

穆公听了繇余这番高论，犹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立时冷静下来，沉默不语。

他回到宫中，将百里奚召来，把繇余的话说给他听。百里奚听完说道：“繇余是晋国有名的贤人，臣很久以前便听过他的大名。”

穆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寡人听说：‘邻国有圣人，是敌国之

忧。’繇余如此贤能却在西戎任政，如果为害秦国，可如何是好？”

百里奚谏道：“内史廖足智多谋，您可以找他来商量。”

穆公立刻将内史廖召来，商讨对策，内史廖谏道：“戎主久居荒僻之地，不曾听过中原音乐。您首先赠给他歌女，来消磨他的意志；然后将繇余软禁起来，不让他按期回国，使西戎政事荒废，君臣相疑。这样，别说是一位大臣，就是他们国家，还不将归主公所有？”

穆公禁不住一拍大腿，高叫道：“太好了！”

于是，穆公每天必邀繇余同席而坐，同桌而餐。又派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等轮流作陪。闲谈之中，不会不牵扯到国事，他们将西戎地形险峻、兵势强弱等，一一记在心上。穆公又挑选6位能歌善舞的美人，派内史廖前往西戎献上。戎主赤斑淫心大动，整日陷于声色之中，怎顾得了政事？

穆公将繇余软禁在身边，直到一年以后，才放他回国。

却说繇余回到西戎，参见戎主赤斑，赤斑面有愠色，责怪繇余迟迟不归。繇余真是“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”。赤斑便怀疑繇余有了贰心，逐渐将他疏远。繇余见赤斑整日沉溺于女色之中，不理政事，不免苦口进谏。戎主根本听不进去，而且日甚一日。

这时，穆公暗地派人劝繇余归秦，繇余见戎主荒淫无道，今非昔比，便投奔秦国而去。穆公用心良苦，终于得到了繇余，于是拜他为亚卿，与二相共同辅政。繇余向穆公献上征伐西戎之策。

那三帅率兵出征，宛如囊中探物，戎主赤斑怎能抵挡，只好投降秦国。

后人 有诗为证：

虞违百里终成虜，戎失繇余亦喪邦。

毕竟贤才能干国，请看齐霸与秦强。

那西戎主赤斑，本是各戎国的领袖，各戎国无不向他进贡称臣，如今听说赤斑投降了秦侯，皆惊恐万分，于是纷纷向秦穆公称臣，割让土地，向秦国进贡者络绎不绝。

秦穆公广招贤才，治国已是初见成效，于是穆公大宴群臣，论功行赏。群臣济济一堂，轮番祝寿。穆公喝得酩酊大醉，竟一卧不醒。惊得内侍慌作一团，继而穿梭般奔走传告。群臣忙进宫问安，见穆公软在床上，默无声息，太医诊脉，说：“脉息正常，就是睁不开眼睛，说不出话来。”太医虽见过各种疑难杂症，却束手无策，想来想去，说道：“怕是中了鬼神缠磨。”

内史廖观察良久，说道：“这是在昏睡，必有奇梦。一定要等他自己醒来，不可惊动。祷告也没益处。”

群臣知内使廖智能非比寻常，便退出寝宫，只留世子嬴守在床边。到第五天下午，世子嬴先是见穆公额头上渗出汗珠，渐渐越渗越多，终于大汗淋漓，世子嬴暗叫：“怪哉！”还未来得及细想，便见穆公长嘘了一口气，随之睁开眼睛！世子嬴跪在床边，忙问：“父君身体好吧？怎么睡了这么长时间？”

穆公打了个呵欠，似乎还没睡够，懒洋洋地应道：“才睡了一会而已。”

世子嬴惊道：“您已经睡了五天了！梦到什么奇怪的事了吗？”

穆公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惊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是内史廖说的。”儿子答道。

穆公于是将内史廖召到床前，说道：“寡人刚才做了个梦，甚是奇异，你仔细听听，好为寡人圆这个梦。”穆公停了一下，见内史廖凝神静听，便继续说道：“寡人梦到一位妇人，装束宛

如妃嫔，容貌姣好，肌如冰雪。她手握令牌，说是奉了上帝之命，来召寡人前去。寡人怎敢不从，便跟着仙女前往，身轻如烟，似在云中，正感到飘渺无际之时，却到了一处宫阙，只见玉阶九尺，上垂珠帘，仙女领着寡人拜倒在阶下。片刻之间，帘卷珠动，见殿上黄金为柱，锦绣为壁，精光耀眼，绚丽辉煌。寡人见一位王者雍容华贵，坐于玉几之上，左右侍立，威仪无比。只听王者传命：‘赐礼！’于是一位象是内侍之人，将碧玉之杯赐给寡人。寡人不敢不受，一饮而尽，但觉香甜无比。那位王者又将一令牌传给左右，只听殿堂之内急唤寡人之名，又听道：‘穆公听旨！朕命你平定晋乱！’仙女便让寡人谢恩，之后领到宫外。寡人好奇，便问那仙女姓甚名谁，她答道：‘妾便是宝夫人。住在太白山西坡，就在您的境内，您难道没听说？’仙女见寡人目瞪口呆，又说道：‘妾的丈夫叶君，住在南阳，每隔一两年便来与妾相会。您如果能为妾立下一座祠庙，妾便让您成就霸侯，流芳百世。’寡人便问她：‘晋国变乱，是因何而起？为什么要让寡人去平定？’宝夫人答道：‘这是天机，不可泄漏！’这时，只听一声鸡叫，大如雷霆，寡人便被惊醒。”

穆公一口气将梦境说完，目视内史廖，等候内史廖来圆梦。只见内史廖低眉沉思良久，答道：“晋献公正宠爱骊姬，能保证晋国不乱吗？上帝委以重任，这是主公之福啊！”

穆公非常高兴，又问道：“宝夫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内史廖答道：“臣听说先君在时，陈仓山有一人从土中得到一个奇物，形状象是鼓起来的口袋，颜色黄白相间，尖嘴短尾巴，长了许多条腿，那人想将它献给先君。不曾想半道上遇到两个童子，拍手笑道：‘您在地下残虐死人，如今也算有所报应，落到活人之手！’那人忙问：‘两位小童说得仔细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’两位小童子答道：‘这东西叫刺猬，在地下靠

吸人脑为生，得到人脑精气，便能变成别的东西。你可要小心拿好！’刚说完，却听那刺猬也张开尖嘴忽然对那人说道：‘这两个小童，一雌一雄，名叫陈宝，是野鸡成精变得的。得到雄鸡便能成王，得到雌鸡便能称霸！’那人一听，忙扔掉刺猬去抓二位小童，那两位小童摇身一变，化作野鸡飞向远处。那人将此事报知先君，先君派人记载下来，藏在内府，已由臣掌管，不妨验证一下。陈仓山在太白山的西坡。主公可以前往此山围猎，探访这事。”

穆公忙派人将先君所藏书简取出，一看，果如内史廖之语，于是，穆公便命内史廖详细记载自己所做的梦，然后收藏在内府。

第二天，穆公下令准备车驾，前往太白山围猎。群臣簇拥相随，好不热闹。

山路迤逦，盘旋向西，眼看到了陈仓山。

穆公手下猎人张网捕得一只山鸡，那山鸡玉色透明，光彩照人，绝无一星斑点。穆公及群臣眼瞅着那山鸡化作石鸡，色光依旧。猎人将石鸡献上，内史廖向秦侯贺道：“这便是所说的宝夫人。得到雌者可以称霸于天下。主公应在陈仓山建一座祠庙，必将获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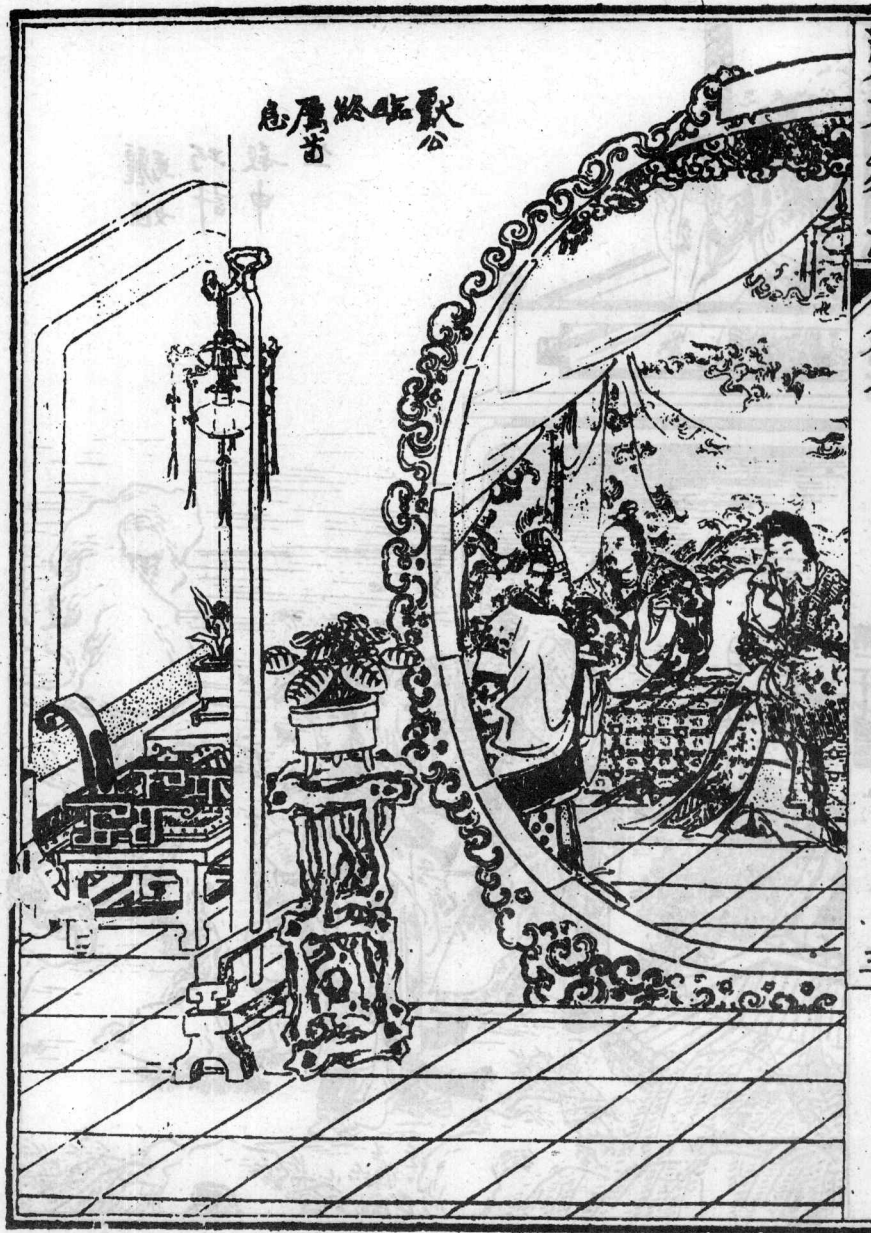
穆公欣喜万分，下令将石鸡用兰露沐浴，盖上锦被，装在玉柜之中。

穆公当即命伐木建祠，命名为“宝夫人祠”。穆公又下令将陈仓山改名为宝鸡山。如今的宝鸡市，便由此而得名。穆公每逢春秋两季，都要倾朝出动，前来祭祀。传说每逢祭祀之晨，山上便会传来一声鸡叫，响彻3里之外，每隔一两年，又见红光长达10余丈，雷声不绝于耳，相传这便是宝夫人的丈夫——叶君前来相会。——叶君，便是雄鸡之神，即所说的居住在南阳

驪姬
巧計
殺申
生



默坐終焉
息焉



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

话说晋献公采用荀息之计，吞并了虞、虢二国，群臣齐聚朝堂，献公只听一片祝贺之声，心中甚为得意。

献公宴请群臣，这可恨坏了一个人，这便是骊姬，她本想劝献公派申生征讨虢国，却不料被里克代行，又一举成功，骊姬怎不恼恨在心，一时无计可施，便找来优施商议，骊姬问道：“里克帮申生做事，功高权重，我们很难对付他，怎么办？”

优施想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荀息用璧玉、宝马便将虞、虢二国灭掉，论智谋，荀息在里克之上。为今之计，你向主公请求，让荀息来做你儿子奚齐的老师，荀息对付里克，是绰绰有余。”

骊姬如法炮制。

骊姬的话，献公哪敢不听，于是荀息便成了奚齐的太傅。

骊姬又找来优施，问道：“荀息已经成了我们的人，但是里克在朝，必会识破我们的计谋。用什么办法才能除掉他呢？除掉里克，申生才好对付。”

优施说道：“里克这人，做事看起来雷厉风行，实际上内心却优柔寡断，如果晓之以利害关系，他必会缩头缩尾，然后再慢慢拉拢，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人。听说里克能喝酒，夫人放心，我去试探一下。如果他肯归随，则是夫人的福份；他若不肯，我乃是一个唱戏的，就算是逢场作戏，又有什么罪？”

骊姬说声：“太好了。”便吩咐优施按计行事。

一天退朝，优施在路上碰到里克，便闲唠道：“大夫出征虞、